

「在武夷山國家公園的秘境中，萬千生靈歷經漫長的進化歷程，為適應大自然的變遷而凝練出獨特的生存策略。我們將這萬千生靈視為朋友，每當發現一種新物種、拍到一幅珍貴的影像，或是見證生命的奇妙現象時，心中都會湧起難以言喻的喜悅。」51歲的武夷山國家公園江西管理局四級調研員程林受訪時表示，作為國家公園的守護者，儘管他與同事們長期身處清苦寂寥的工作環境，但投身於自己熱愛的事業，即便再苦再累，也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樂趣。

■晨光下的武夷山主峰黃崗山。

# 國家公園「保二代」 守護森林萬千生靈

■程林(左)和巡護員李凱(右)守護武夷山。

■程林(中)向同事們講解兩爬動物夜間監測的技術要點。



黃腹角雉



黃崗鼯鼠



黃崗山蝾螈



黑麂



黃崗山白灰蝶

## 程林的父母是武夷山保護區

(武夷山國家公園前身)的首批職工，因此他被稱為「保二代」。1996年，他從江西省南昌林業學校畢業後，被分配至該保護區工作，並長期堅守在科研一線崗位。他的主要職責包括森林資源調查、生態監測及科研工作，先後完成了4,600餘份植物標本的採集和製作，同時還專注於兩棲動物的研究，並參與了《武夷山國家公園(江西片區)總體規劃(2022-2030年)》的編制工作。

每年，程林在深山中的野外調查工作時長至少120天，他將這份工作浪漫化，笑稱自己總是「身披朝陽而出，踏着夜色歸來」，踏遍了武夷山脈的溝壑溪澗，穿梭於晨霧繚繞的林間和清脆鳴響的溪畔，潛心研究大自然的奧秘。

### 野外調查至少120天

在山林中，他們通常選擇有花有果形態特徵的植物製作標本。根據需要，用枝剪截取代表植株各個形態特徵的樣本後，帶回山上的工作室或保護站，進行壓製乾燥，經過消毒處理，再裝訂上台紙(專門固定標本、不含酸性化學成分的紙板，較少侵蝕與破壞脆弱的植物標本)，並附上採集信息，進行裝訂保存，最後進行鑒定。若遇到疑似新種或難以確定的情況，會藉助DNA技術進行比對。

程林認為，武夷山堪稱知識的沃土，蘊藏着諸多等待人類揭開的奧秘。鑒於江西管理局科研團隊人手有限，團隊成員普遍採取交叉作業模式，既明確分工，又緊密合作。

他介紹道，「我學的專業是林學，主要研究植物分類，同時兼顧研究兩爬、獸類及鳥類動物；有的同事專注於生態學研究，兼

顧進行鳥類調查監測；還有研究獸類的同事，同時擅長無脊椎動物領域。我們在實踐中學習，不斷拓寬知識領域，這既源於個人興趣，更出於強烈的責任感。」

程林說，在野外調查時，他們很少直接接觸動物，一般是通過紅外線相機採集動物影像數據。若與爬行動物接觸，尤其是在夜間進行調研時，存在一定風險。而從事科研工作，必須將風險降至最低。

### 發現13個全球新物種

早年巡山時，科研人員們缺乏GPS和現代化智能工具，僅憑羅盤儀、標杆、皮尺等傳統工具進行實地測量，全靠雙腳一步步丈量土地。他對武夷山國家公園江西片區的地形地貌和資源狀況瞭如指掌，從未迷路或出現險情，因此被當地村民譽為武夷山的「活地圖」。在他的帶領下，村民們成功完成了6,300餘畝毛竹的分山到戶工作。

近年來，武夷山國家公園江西管理局健

全了高水平的科研支撐體系，實現了技術平台、物種發現、學術研究的前沿成果突破。期間，程林和同事們聯合科研機構和大專院校共同完成了高等植物、脊椎動物的資源調查，確立了以中國特有瀕危雉類黃腹角雉、中國特有瀕危獸類黑麂和中國特有子遺植物南方鐵杉為代表的「黃崗三寶」地位。自國家公園2021年設立以來，程林及其團隊在各類學術期刊發表相關研究論文46篇，其中在國際期刊發表相關論文17篇；發現包括黃崗鼯鼠、黃崗山蝾螈、黃崗山白灰蝶在內的全球新物種13個。



■程林(右)指導巡護員李凱(左)安裝紅外線相機。



■程林用望遠鏡觀鳥。